

赶一场水陆院庙会



卫刘芳

小时候的庙会是个盛大节日,村里要搭一台大戏,让丫鬟小姐穿花拂柳地思春,武将插四杆护背旗铿锵打斗。还有肉丸、凉粉各种地摊小吃,有的还兼具表演性质,比如吹糖人,徐徐一口气就把一团面吹成活灵活现的小耗子。当然,也少不了卖一些女人们喜欢的针头线脑衣服鞋帽。

长大后进了城,每年要赶的庙会叫水陆院庙会。晋城水陆院庙始建于清康熙年间,距今三百余年。据《凤台县志》记载,“水陆禅院,在城东南隅……每年四月二十举行大型法会,曰:水陆院会。”延续至今,水陆院庙会已演变为以商贸为主的现代庙会。

庙会前一天,小商贩们就抢着在划定的区域内用钢丝床、石头占摊位。最繁盛时,他们甚至要熬夜看守摊位,等天一亮,旋即把防雨棚撑开,摆出货品齐齐吆喝起来。住在附近的我心痒难忍,总会顶着烈日去逡巡一圈,看看比往年多

了什么少了什么。

连续多年的水陆院庙会,我会在圣亚环形天桥上拍一张全景留念。嘿,那叫壮观,整条街密密麻麻列四行摊位,红的蓝的褪色的防雨棚一张接一张看不到尽头。但今年最佳位置被一群小青年占据了,他们有的架着手机拍视频,有的在声情并茂地直播。以往电视台等媒体才有能力进行的实况转播,如今被民间借助互联网,用一个巴掌大的手机就能事无巨细实时展示给全世界。

一路巡过去。颜色鲜艳的小食品和促销的低档服饰少人问津,对,大家眼界开阔了,要找新颖新奇的玩意儿。爱美的小姑娘围着缀满仿银饰品的金丝绒布挑来选去;喜养宠物的正在大纸箱里捉毛茸茸的小鸭子;几条僵直的毒虫标本让“江湖郎中”的称号鲜活起来;巧舌如簧的推销者扬着一叠蓝色物事引来一圈将信将疑的围观者;将莲子粉误写成“怜子粉”的卖

家让人无限怅惘;被上紧发条的一个个木头人偶在为这片喧嚣集体高歌……

而我最热衷的是农具区。这一片的商品都是不怕沾灰惹尘大喇喇摆在地上的,铁锹锄头雪亮、马扎簸箕扎实……每一样都饱含农家手艺人的粗中带细。这次却只有寥寥数家,也许是利润微薄手艺人流失了吧。一转念,现代农民多进城务工,加上土地流转集约化耕种,确实很少需要这些农具了。而我心心念念想买的小藤编簸箕,也不过是当作民俗品收藏。

东瞅瞅西看看,顺手将所见所闻发到了朋友圈,于是,五湖四海的朋友沸腾起来,“这是箩头笼算么?”“快帮我定下那盘小石磨!”逛得不亦乐乎,但还是有点缺憾——庙会作为一种民俗文化载体,也是当地经济文化的缩影,如何新旧融合发展是个课题。而我私心想要的是《清嘉录》里的庙会景象“杂耍诸戏,来自四方,各献所长,以娱游客之目”。

弄险岷江峡谷

丛 风

“天下云长”



王之保

从九寨沟出来,两壁高山,皆生寒树,枯黄与金黄对抗、空枝与茂叶争夺,互不相让,有时争得面红耳赤,红叶又构起一片片漫山遍野的防线,分不清这里的秋天,究竟是萧瑟还是繁华。在这五彩的仙境里,隐着岷江发源地弓杠岭,从此顺江南下,几百里许,猛浪若奔。

过川主寺镇,上了213国道。这条国道,北起甘肃省兰州市,南至云南省边境小镇磨憨,直通老挝,是进出九寨沟景区的主要通道。

过松潘古城,江面还与路基持平,越往南行,两者之间落差越大,江水持续深刻地下切山谷,见证了沿途一幕幕繁荣与落寞的悲喜大剧。在一大一小排列着的堰塞湖边驻足,湖光旖旎,平静的水面下深不可测,暗藏着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叠溪大地震密码,保存着世界上最完整的地震遗迹。路过汶川停留,思绪回到了2008年5月12日……时至今日,震

痕犹在,巨石活摆在山坡上,露出随时滚落吞噬水陆通道的狰狞面目。

见一桥,桥上有巨石布出石阵。桥头立牌提示,“前方路段维修,请绕行高速。”石阵中却留出一车宽的通道。停车彷徨,回想20多年前,从成都出发,逆岷江而上,沿途左江右山,司机人车一体,尽显高超车技,在半山腰险峻的国道上穿梭自如,从那天起,就把213国道列为此生自驾的57条公路之一。人到中年,此梦方圆,人生几多豪情,还剩下这一襟晚照,遂左转弯,蛇行穿越石阵,驶入网评为全国十大夺命路段之一的汶川——都江堰段,弄险岷江峡谷。

走出不远,就见一台重型挖掘机横亘路上,再次无言地提醒绕行。正好前面停着一辆略微超宽的货车,见几人正在挖斗的斗齿两侧加垫石块,石块高过贴近地面的下斗齿,意在略微拓宽车道。几人忙活了一阵,自以

为大功告成,结果现实很骨感,安然驶过下斗齿,却不慎被侧斗划破轮胎,胎气侧漏,吹得尘土飞扬。目睹惨剧,惴惴不安。暗付此时后退,尚不晚也。可看到挖斗与山体间留出窄窄的通道,正好容我的车辆通行,于是战战兢兢地贴着山体驶过。

接下来的行程,着实令人忐忑不安。时见路基被江水冲刷淘空,路面悬在空中,裂缝见江,似靠水平黏合力勉力维持,驶上时如履薄冰,万一不幸成为压垮悬路的最后一根稻草,如之奈何?山重水复,忽见崖下古村、岸上人家,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。不时人隧进洞,交通标记皆无,如逢至暗时刻,咚咚擂响心鼓;终有亮光闪耀,顿觉逃出生天。

心情就这样跌宕起伏,到达都江堰市时,已是野径云俱黑的夜半时分,停车稍息,遥望万家灯火里的成都平原,心中却涌起“江船火独明”的寂寞意境。

张 恒

胜水桥畔

这是一座石拱桥,横跨在沈塘河上,有些年头了。徐霞客故居就在桥的西侧,枕河而落,迎着水流,听着鸟鸣,尘封着久远岁月。

故居古朴素雅,三进二侧的明代建筑凝聚着天地之气。进得正门厅,高粱之上悬挂着陆定一所书“徐霞客故居”匾额,水墨般的韵致让人有大开大合之感。再加上屏风正面镌有北京大学教授侯仁图文,就有了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。

二进稍窄,面阔五间。正中三间前有轩,极富想象力的设置隐含着大自然寓意,让人如同流连在山川溪谷之中。连廊后有许多旧时物具和树木花草,幽幽古香使小院的恬适足至十分。三进正中敞连,后有翻轩,大厅题名“崇礼堂”,估计是取自“崇尚礼义”之语。

房屋地基的高度每进递增,明代进士宅第的特点显而易见。雕梁画栋之间,氤氲着文化气息。窗棂的影子印在生着青苔的地面,像是晃动在古色古香的书页上。砖石裂开几道缝,几棵细草在墙基下钻了出来,伸进顺

着瓦檐泻下的日光中,斑斑驳驳的画面似在向造访者倾吐着什么。

徐霞客的祖先,是富甲江南的大户,耕读传家。宋朝亡国后,徐家为了保持“南州高士之风”,主动从繁华的苏州城搬迁到偏僻的江阴农村,在梧栖里过着“居田园,业诗书”的生活。或许正是受了这种淡泊之风的影响,徐霞客自小就博览群书,不求名利,寄情山水,将身心托付于考察山川地势的奥秘之中。翻看60余万字的《徐霞客游记》,可看出他矢志不渝的探险志向、坚韧不拔的前行毅力以及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绝妙的科考视角。也许徐霞客不曾想到,他对湖南、云南一带岩溶地貌的成因记叙,使之成为世界上最早研究岩溶地貌的人。他更想不到的是,在我国颁布的第一批44个重点风景名胜中,有25处留有他的足迹。千百年来,有多少人追寻着他走过的路,跋山涉水,观景览胜,缅怀先行者。

徐霞客自第一次离家泛游太湖开始,到55岁因病从云南鸡足山返回故乡,“踟蹰三十年,驰骛数万里,足踏天下半”,几乎走遍中国。途中曾三次遇

盗,四次绝粮,多次遇险,可他“不避风雨,不惮虎狼,不计程期,不求伴侣,以性灵游,以躯命游”,真可谓“亘古以来,一人而已”。

《徐霞客游记》开篇之日是5月19日,如今,这个日子被定为中国旅游日,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。

故居正厅前东侧庭院内,耸立着一棵绿叶繁茂的罗汉松,为徐霞客亲手所植。树高六七米,主干需两人合抱,不敢想象,这棵树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。晴山堂是徐霞客为了庆贺母亲大病初愈而盖的堂舍,堂名取“四月清和雨乍晴,南山当户转分明”之诗意。他还央人画了一幅“晴转雨山”的画,感谢母亲的谆谆教诲和良苦用心。一棵松,一幅画,寄托着徐霞客的拳拳孝母心。

江阴一带河湖广泛,号称“三百六十亩荡”,屡遭水患,民间有筑堤建桥胜水吉祥之说。徐霞客从22岁开始,数十次出游都是胜水桥畔乘船上路的。如今,胜水桥留给后世的,除了它的功能作用,还有一位母亲屡次三番在此为儿子送行的不朽传说。